

情天情海大觀園

墨瑞閣



——贾宝玉的爱情三部曲 姻缘二重奏

著者·王克正

东南大学出版社

情天情海大观园

——贾宝玉的爱情三部曲
姻缘二重奏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红楼梦》文本中提炼出许许多多未曾被人们重视、未被深究的大故事、熟人物、小言辞,并对之加以剖析,从而让我们看到贾宝玉的情感世界里的这么多新内容、新旨义、新结论。同时,以“红楼”人物故事及诸多重要的脂批为依据,进一步确证了前清文人所记述的“旧时真本《红楼梦》”“宝玉·湘云结合说”为千真万确。

另外,笔者对“应用红学”之刍议亦略附二文于书尾,并请读者诸君关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天情海大观园:贾宝玉的爱情三部曲 姻缘二重奏/王克正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641-2491-5

I. ①情… II. ①王… III. ①红楼梦—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617 号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652mm×960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2491-5

定 价:22.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序

何永泰

王克正先生是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员，对《红楼梦》研究执著、热情。多年来，他神游红楼天地，在曹雪芹家世、《红楼梦》版本、《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颇多研究心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书是他的心血结晶。

他着力探究贾宝玉的情感世界，在世情经纬中梳理贾宝玉的情感脉络和人生踪迹，从而突现了宝玉的“人”的风采。人是很复杂的，既“单一”，又“杂多”。我曾经这样形容宝玉：他是一个带有纨绔气息的贵家公子，一个甘为女奴效劳的“仆人”；一个“无人敢管”的封建世家的命根子，一个“圈在家里”、“做不得主”的“囚徒”；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一个见了老子就丧魂落魄的胆小的“耗子”；一个聪明绝顶的少年，一个啥也不懂的糊涂蛋；一个白眼向青天的狂人，一个自惭形秽的谦卑的人；一个飘然不羁的“庄子”，一个精明得能推荐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务实派；一个整日价痛骂“国贼、禄蠹”的儒学异端，一个对“四书”颇有好感的学童；一个“护法裙钗”的男子汉，一个跟薛蟠一起用歪诗作践“女儿”的无赖；一个爱情专一的“理想情人”，一个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的“摇摆分子”；一个一点刚性儿也没有的“面团儿”，一个面对“往死里打”的板子而不改初衷的硬汉；一个诗人；一个音乐、戏剧爱好者；一个“杂学旁搜”的人；一个多梦者；一个“无事忙”……人们很难用三言两语将他描述，只好像仰望星空似的，并不细数星斗几多，只觉得“今夜星光灿烂”，一切皆意会于心也！王克正先生之于贾宝玉，与我有同感。他从多种角度、多个侧面去审视宝玉，聆听宝玉，充分揭示宝玉丰富复杂、统一和谐的情感世界，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甘为“枯树”殉葬、力图夹着尾巴做人的艺术形象。

克正先生还集中笔力，论述了宝玉和湘云的“结合”。这种“结合论”，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小说文本中，从脂批中，认真考究和潜心领



悟到的自家之见。他透过“金玉情缘网络”审视湘云，为“白首双星”辨义，推敲“乐中悲”展望湘云的姻缘归宿，拷问“谁为情种”，掂量“金麒麟”和“玛瑙玉碟”，解读“访妙玉乞红梅”，探奥薛宝琴的“咏红梅”，揣测关键性的脂批，甚至调动了“系统论”研究方法，等等。这些辛勤的、过细的学术劳作，为他的“结合论”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驰荡了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的诗思。

南京是曹雪芹的故乡。曹雪芹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幼年、童年和少年的“梦”。克正先生久居南京，很自然，对曹雪芹的金陵家世格外感到亲切，格外有研讨的雅兴。我们南京师范大学坐落的“随园”，据考乃是曹家当年的私家花园。南师大新图书馆落成时，叫我写一首诗，于是我编了一则“顺口溜”：“随园当年本姓曹，雪芹在此唱童谣。自从三江桃李发，百年耕作领风骚。”诗不佳，但得意之情溢于纸面！咱们南京人是以曹雪芹为骄傲的！克正先生和我一样，很关心南京地方的“红楼文化”建设。他满腔热情，到处呼吁，出谋划策，恳望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精心建造“江宁织造府和红楼梦艺术馆”，并追加建筑面积同建“金陵大观园”。本书收录的一篇“发言”和一封“建议信”，充分体现了克正先生的“红楼文化”意识和南京市民责任感。他的言论，同时又是有关曹雪芹金陵家世的学术论文，颇有分量。至于“红楼故事”与南京陆郎乡村的“关系”，克正先生亦有评述，读来饶有兴味。

“红学”被称为“显学”，不知是褒还是贬。本人已多年不着力于此矣，因为觉得谈不出什么新话语。克正先生却咬定红楼不放松，痴也，迷也，令人叹服！愿他不断推出新见，以繁荣“内囊”有些空虚的“红学”！

是为序。

2006年10月8日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书前自言

本书写成已经五年，现在终于出版面世。

在此，我得首先感谢王星琦先生。是他在看了我的一组“探佚”文稿后，以澎湃激荡之辞鼓动我出书；紧接着是李灵年先生，在看了我的一组“探佚”文稿后，以润物细雨之音支持我集文付梓——在没有听到他们所言之前，我根本连想也没想过要写红学文章成书出版什么的。

全书完稿后，我又大着胆子请何永康先生审阅把关，何先生竟在百忙中以四十天之速就看完全稿，给予肯定；嗣后，我并再请他为拙稿作序评——何先生也是一口没阻，电话中他说：“谢谢信任，试试看！”

追想起我之进入红学这个文化圈子，当然得永远记着包忠文老师和吴新雷老师，是他们作为我的入会引荐人的，当时我尚就读在校；尔后，既入了门槛，无形中便有了一种压力，自勉要多思勤笔，不辜负老师的教导。当然，我做得还远远不够，自当继续努力，今天就以这本难免多错的册子权作为是学生的一份作业答卷呈奉于二位老师。

——回顾这二十年的红学游程，一路行来，遇到这许多名师贤导，真是三生有幸，我在这二十年红学活动之中，遇上这许多文友好人，也真是人生之一大乐事。在此，我至感至谢；在此，我诚祝各位名师贤导、红学文友们，好人一生平安。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前，感激王星琦老师的眷顾为题写书名，令拙著增色。

笔者王克正

2010年3月16日



目 录

贾宝玉,畅游情海大观园

- 论贾宝玉的情感世界 (001)
- 一 金玉有缘结网络
千丝万缕闺友情 (003)
- 二 木石有前盟
二玉“一床睡” (006)
- 三 金玉有缘初识
宝钗“宽衣解带” (013)
- 四 小小鲛帕寄真情 (018)
- 五 元妃试才 二女助诗
宝钗调情 黛玉失机 (024)
- 六 “淫词艳曲”信可读 (032)
- 七 元妃赏礼 误作钦定
歪打正着 金玉姻缘 (040)
- 八 宝钗再四凰求凤 (047)
- 九 宝玉盖被 湘云梳头..... (058)
- 十 湘云穿衣 与三女吃醋 (066)
- 十一 宝玉留麒麟
- 藕官假凤泣虚凰
宝玉续弦新观念 (077)
- 十二 野蛮女友 口角恋爱
自由平等 超越时代 (088)
- 十三 金玉情爱本质论 (109)
- (一) 药味、体香大不同 (109)
- (二) 真爱何必谈“仕途” (116)
- 十四 情种与道姑——大观园中僧俗恋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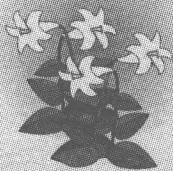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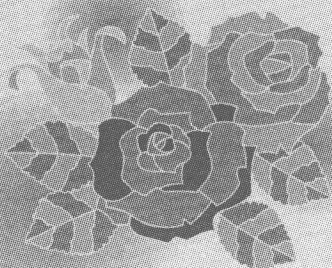
史湘云,金麒麟终究配玉郎

——确证红楼梦旧时真本之宝·湘结合	(137)
一 金玉情缘网络中的史湘云	(143)
二 “白首双星”辨义	(151)
三 征婚广告[乐中悲]	(156)
四 “谁为情种”?	(162)
五 宝玉自己留金麒麟 玛瑙玉碟送湘云	(167)
六 深解《访妙玉乞红梅》	(177)
七 薛宝琴《咏红梅花》之奥妙	(181)
八 细审“玉堂”“麒麟”二脂批 综观“金麒麟”“宝玉”流程图	(185)
九 从系统论创作论看红楼	(192)
十 焦大醉骂——“史湘云后来之问”	(200)
欣赏大观园的“四大处”	(208)
简评《红楼梦》中的“葬花辞”	(216)
简论贾宝玉的成长历程	(233)
关于复建大清帝国江宁织造府 及建红楼艺术馆曹雪芹纪念馆 项目的建议	(250)
关于建设南京国际历史文化名城修建江宁织造府应追加建筑 面积并同建修金陵大观园的建议	(252)
红楼故事曹上村	(254)
后记	(258)

贾宝玉，

畅游情海大观园

——论贾宝玉的情感世界



金玉有缘结网络 千丝万缕闺友情

《红楼梦》“大旨谈情”。贾宝玉，终日畅游在情天情海大观园之中。这里是他丰富多彩的“金玉情感”大舞台，这里是他情感生命大世界。我们要深入探讨贾宝玉的情感世界，要弄清楚他究竟爱恋了哪些人？婚姻了哪几人？这个情种他为什么喜欢这个、不爱那个？又怎么对这个弃婚又与那个续缘？凡此种种，皆是大课题、大悬案、大兴趣之所在。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红学研究还研究什么？且只有把这个工程基础夯实，其他的一切研“红”文章才好做。

全面论述贾宝玉的情感世界、情缘关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

第一，头绪纷繁、内容丰富。总其一部“红楼”，大旨无非谈情。贾宝玉与众女孩情爱交融，群钗对宝玉精彩迭出。

第二，其情其恋、情况复杂、性质各异。恋情与友情并存，意淫与泛爱俱在，各种爱意情丝交叉重叠、殊难理清。

第三，真情、假语隐约难辨，人物故事回环交织，前言刚“重作”，后语便“轻抹”。婚姻与爱情错位，假语与谏言迷人，孰真孰假，殊难分辨，或明或暗，蒙眬可疑，不见终局，难解谜底。

所以，在欣赏贾宝玉情爱故事绚丽多彩的同时，却又极易被它的丰富、复杂、真假难辨的表象所迷蒙而目眩，以至于在重大的局势问题上失明。这么一来，对《红楼梦》的认识、理解可就造成大误解、大偏差了。

通观全书，如果追究其贾宝玉与女孩子的真正意义上的爱情，那么，最初始、最深刻的当然是黛玉。二玉的情爱刻骨铭心，至死不渝。

如果但看姻缘结果，众所周知，则宝玉、宝钗成婚了。他二人的婚姻，既是“天定”的，又是“钦定”的。但是中途又有遗红弃婚之事，只因没有真爱真情。

但若探佚寻终，则我们又可以看到在“金簪雪里埋”之后，金麒麟所伏之“白衣双星”——宝玉、湘云又最终梦圆。



可见,单就宝玉与林、薛、史三人的情感、婚姻纠葛就已经够复杂的了。何况,在此之外,贾宝玉还有许多泛爱之情。如,

暗恋之情:宝玉与妙玉之间其暗恋迹象尤其明显。

闺中友情:宝玉与宝琴,其间虽有提亲一说,但他俩之间,实在没有产生火花,只可说是闺友闺情而已。

此外还有对于丫鬟们及其他女人的一些说不清、推不掉的情感纠葛。如,

淫情:其与袭人,或者还有金钏、碧痕。

意淫:其与可卿、鸳鸯、香菱、平儿等。

“情不情”:其与龄官、傅秋芳、二丫头。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一个人的身上集中、交叉了这么多的女人的情感纠葛,无论就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丰富而复杂。必须强调的是,宝玉的这些泛爱情感,都是上档次的质量,绝非是那些皮肤滥淫之类。

但是我们坚信,任何纷纭复杂的事物,总有它的内在联系,总会找到它的潜在规律。当我们细加考察,终于发现,宝玉周围身边的情缘女子还是有绪可循的。

首先,我们发现,无论是宝玉、黛玉,还是宝玉、宝钗,这两组最明显的情缘组合人物的外在特征的重要线索,即他们的名字中都含有共用字:前组共用“玉”字,后组共用“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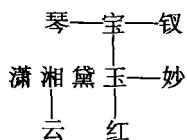
进而推及宝琴——她曾作为宝玉的婚姻对象而被提名。

另外,妙玉——她作为金陵十二钗正册人物,与宝玉的关系殊难料理,她作为一个另类“薄命”女子对宝玉有着明显的暗恋迹象,她也就当仁不让地进入了宝玉的情缘圈。这么一来,就又有了两个名字上带“玉”用“宝”的女子了。这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以宝玉为中心的情缘网形成了。

继而,另一位重要人物——令人瞩目的优秀女子史湘云,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方面,宝玉、湘云的情感厚密之处不在“二玉”“二宝”之下;另一方面,“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明文确指,又令人难于生疑。但因后数十回的佚失,有头无尾,“越发弄得人热刺刺的放不下”。还有,清代以来,有多位先贤、文士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旧时真本”中有关宝玉、湘云最终结成患难夫妻的结局,却被一条文外孤证、大有歧义的脂砚批语而搞得浑浊不清甚而以假乱真,这实在令人不舒服。因

而，我们稍加用功，终于有一天，我们从潇湘妃子林黛玉和枕霞旧友史湘云身上还是找到了书中一以贯之的规则：云、黛二人，在她们的名号上同样也藏着共用字——一个“湘”字。如此一来，我们很快便明白了，作者于人物的命名取字上的匠心用意，这里面深藏大意。简而言之：

书中凡与宝玉有情爱纠葛或婚姻事实等诸多重大关节的女孩，其名号中皆含“宝”字或“玉”字。并以此二字为主轴，缠结成“卍”，从而形成一幅金玉情缘人物名号网络图。这也正是作者用以创作小说，组织人物故事的提纲挈领。可以图示如下：



另外，连对于宝玉日后有“大得力处”的林红玉也没落下，忝列网上。这一线索为我们所把握了，作者正是以这些人物来系事表情的，循着这条线，我们便可以理清头绪，掘出深意，分别主次，解决问题。在这样一部以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书中，这些女子，与贾宝玉在大观园里演出了多少鲜活的感情故事！她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扇深邃的窗户。次第推开纱窗后，可以窥见其中情爱的乐、情爱的悲、情爱的本质和生命轨迹。

再则，凡读过《红楼梦》的，都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疑点，知道在红学领域里存在许多悬案。则通过对书中的情爱事实的探讨、解析，一些疑点、悬案也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一些长久以来的错误说法也将随人物情感的清理而得以纠正。本来嘛，这是一部“大旨谈情”的小说，所以，对书中人物的情感世界的研讨，就尤其显得重要，且也是首先应当做的事情。

在《红楼梦》中，宝玉与林黛玉的情爱最深；其次，与宝钗的情缘瓜葛也很复杂有趣；另外，在八十回后的原稿中，可能有更多的关于宝玉与史湘云的爱恋姻缘的内容，但因后数十回的佚失，我们再也无法得见。本文，即对这三个主要的女性与贾宝玉的情感纠葛，分章简论并提出一些浅见，作成贾宝玉的情感世界之简论，求教于大家。

至于宝玉对其他一些女子，如对诸多丫鬟的泛爱之情、“情不情”等同样是丰富有趣的文章，然我们只能是简略带过了。

此为引言。



一 木石有前盟 二 二玉“一床睡”

在贾宝玉的感情世界里，宝、黛二玉的情爱尤其深切。他们二人耳鬓厮磨，两小无猜，自幼便是一同吃、一同顽、一同住的。

黛玉进京入贾府，贾母便万般怜爱，饮食起居，一如宝玉。脂砚斋在第三回批曰：“女死，外孙女来，不得不令其近己；移疼女之心疼外孙女者，当然。”这是针对以下的事实所做的发言——

当下，奶娘来问黛玉之房舍。贾母说：“今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儿里，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厨里……”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纱厨外的床上很妥当，何必又出来闹的老祖宗不得安静。”贾母想了一想说：“也罢了。”^①

按宝玉、黛玉一见面时就觉得眼熟、亲和、投缘，宝玉更是一刻也不放过与这个“神仙似的妹妹”零距离接触的机会，他苦求与林妹妹同住在一起，得到老祖宗的首肯。从此，他和她，一个安置在碧纱厨里，一个床铺在碧纱厨外。——里外只隔一层纱。

要说这样的住宿安排原也无可非议。一者，童稚无忌，他们都还混沌未开。二者，孙子和外孙女，两个都是宝贝疙瘩心头肉，安排他俩同住一室、近床而寝，都在自己的眼面前，一可更方便照顾、亲目可睹；二来绕膝可亲，含颐慰慈。三者，更利于培养他俩的亲情厚密。这是老祖宗认真地“想了一想”才决定的方案。无论从哪一角度去审视，这样安排黛玉、宝玉的住宿都是恰当的。但是，对于红学研究来说，就应该把住宿安排这一细节看作是对少男少女情感的发酵，先期培育爱恋的幼苗之举了。终于，此事引起我们注意。事情是由宝玉口中说出来的，他是一次再次地叨念此事。请看原文：

^① 本书所引用的《红楼梦》原文皆为齐鲁书社1994年7月第1版，1998年6月第2次印刷的脂砚斋评《红楼梦》版本。引文只注明其回目和页码。此段引文：第三回第66页。

因宝玉在宝钗处顽，黛玉可能因而吃醋便与宝玉呕气口角，越发抽抽噎噎起来，宝玉便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悄悄的说道：

“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间疏，先不僭后’也不知道？……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她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①

这是第一次叨念，说到住宿之事，还有第二次叨念：

因昨夜宝玉的丫头未开门让黛玉进院，黛玉错疑为是宝玉叫不要开，故而林黛玉愠怒，悲己而伤春，葬花而哀吟；不想此时宝玉也在此山坡上，听见葬花之吟，不觉恹倒悲思。黛玉一见是宝玉，仍然恼怒不理，抽身便走……宝玉对黛玉叹道：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宝玉叹道：“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顽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儿……”②

宝玉的这两次说话，首先，使我们加深了对问题的认识，注重于他与黛玉自幼而起、由来已久的不同一般的深厚情谊。同时又让我们感到极其奇怪、可疑，令我们在无意间注意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敏感点——这就是他们小时候同住一室之事。虽然现在是早已分居了，但他却屡屡提及——当年在温床里的爱情幼苗是如何培育出来的。这里，直接令我们生疑的是：宝玉这么一而再地叨念往事，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不应该胡说八道！他出言不雅，唐突闺秀；他措词有误，有失检点。分明当年是“一屋睡”，他却说成“一床睡”。且是一次两次的这么说，第二次比第一次还更精确，道是“一床上睡觉”。

经他这么一折腾，我们不由得就留心拨弄起来，一想，这里面颇有文章。查前时的事实记录，事情很清楚：三人同住一间屋。贾母睡套间暖阁里；黛玉在碧纱厨里安寝——这原是宝玉的卧室床铺，如今，她睡上了；宝玉，挪到厨外床上睡。确如宝玉当时所说，这样很妥当，两张床，厨里厨外分开睡，中间还隔一层纱壁哩——分明是各人各床睡。

① 第二十回第351页。

② 第二十八回第481页。



但是，宝玉为什么总是与黛玉说，他们当时是“一床睡”呢？“一屋睡”与“一床睡”虽是一字之差，那可是差别大了去了，岂可糊里巴涂的乱说一通？宝玉啊，须知，男女毕竟有别，虽然你们是亲密姑表姊妹，但那男女之大妨如何能不讲究？再说，就是当初真的“一床睡”，那早时候的事，你现在已经人大心大了，也不好常常提及，也得注意点影响呀！

但凡这些道理，都是眼面前的浅显道理，宝玉他不会不懂，但他怎么就这么混说“一床睡”呢？

我们想，或者这可能是他的一时口误？

显然，这不对。第一，口误都是形势急迫的场合或者是受到某种威压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可是，看宝玉向黛玉讲这话的两次的说话环境，没有一点点可以造成急迫、威压的因素存在，都是在人背后，就他和她两人，静宓安稳的环境；第二，即使是口误，总不会一次、二次都口误呀！

或者，就是贾宝玉他事隔经年，记不清、模糊了。

显然，这更不合理，他怎么没记错了而说成是“我们虽未同睡一床，但吃的、顽的……”。考察贾宝玉别的天赋没有，独于女儿情感、闺友闺戏之细节他比哪个都上心、在意、记得牢。是“一床睡”还是“两床睡”的事，这是多么特殊的事、永生有趣难忘怀的事呀！——“一床睡”果真是有，他又怎么会模糊记不清这令人又兴奋、又忐忑的一次又一次呢？或者他就没提这事，倒让人相信是真的忘了。

再不，他这就是情不自禁，实话实说，真的有“一床睡”？

这就对了！可以说，正因他是经常到碧纱厨里，又回到自己老床上去了，同黛玉一床睡了，当时情景刻未能忘，所以如今面对黛玉生气，他才拿出这掏心掏肺的话、绝对隐秘的事同她说。此时就咱两人说，此事就咱两人事，天知地知人不知，我知你知鬼不知。碧纱厨里，少男少女那种纯情童戏“亲也罢、热也罢”……懵懂初开时节，最是情趣，最难忘却。话说到这份上了，难道还不足以打动黛玉吗？既有如此“一床睡”的情景，难道还不足以心中长存、屡念屡提吗？

我们推测，这段时期不会太短。自黛玉入府，到宝、黛二玉分居，这一段时间起码也得有几年吧。（第二十一回有脂批略涉此意。

“……黛玉既来，年岁渐成，宝玉各自有房，黛玉亦各有房……”^①具体几年我们说不清楚，但那顽童晚歇“一床睡”的次数恐怕真是说不清楚的了。

正因如此这般，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宝玉在无人之时，背地里同黛玉说这绝密亲近的闺房隐私，哪能有误有假呢？

在此有一点要说明，我们不能就把宝玉、黛玉二人给想歪了，即便是他们“一床睡”，我们也没说他们如何如何。他们，此时此刻，只在童戏之间，只在亲情之间。至于他与袭人的云雨之情，那是在有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事了。况且袭人本比宝玉大两岁。

再往深处追究，至于以后宝、黛二人渐渐大了，在这么长的一个时段里，他们有无偷吃禁果？不必追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肌肤之交，那是免不了的。而这就足以催化少男少女的感情过敏了。有事为证：当宝玉看到宝钗的一段雪白的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②这样的心理状态，真令人即使没有事实也生疑了。

论述至此，根据宝玉的两遍实话实说，我们已经可以毫不怀疑宝玉、黛玉的住宿问题了。讲这个话题什么意思？这无非是说明了作者对于宝、黛情感的追踪探源，使人们明白了他们两个的情感是如此的深厚以及其所以坚如磐石的历史根源——一个人都明白的道理：初始的异性亲密接触，是终生的拥有，是永远的记忆。

当我们清楚了宝玉、黛玉确有如此亲昵的住宿状况之后，并非是想借此鼓噪他们的桃色新闻。这是个人隐私，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过我们仍要批评宝玉，批评他口没遮拦。怕他因说话不注意会惹麻烦。宝玉啊，须知，你和林黛玉都是大观园里的焦点人物，有关你们的一件事、一句话都会被当着蹊跷，当着稀奇被传播。比如上回，你贾宝玉情迷心窍昏了头，错把袭人当林妹，说：

“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这话，吓得魂消魂散，……自思方才之言，一定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惊可畏……心下暗度如何

① 第二十一回第355页。

② 参见第二十八回第499页。